

寂静的村巷

◎赵洁

回到老家,我喜欢在久别的村巷间游走,不论白天还是黑夜,一次又一次的,从南往北,再从北到南,至十字路口,向东行数百米,折返,又往西。

这是一个日益变得方正起来的小村落,四十多户人家毗邻而居,生息繁衍,自得其乐。村巷多见白墙小院,灰檐红瓦,不锈钢护栏锃亮齐整,门楼气派威严,大有凛然不可侵犯之势。街巷是前些年新铺的水泥路面,平整洁净,呈“井”字状向四面延伸。两边是砌成的规整道沿,绿化带内植株葳蕤,绿意葱茏。有些人家在门外开闢处辟了小菜园,栽植了青菜萝卜,便见豆角搭架,黄瓜顶花,更有那细长的藤蔓爬上墙头,长长的丝瓜在风里晃悠悠地荡啊荡。

大凡乡村人家,房前屋后总会栽植着一些树木,除了银杏、紫荆等花木,以杏树、柿子树、核桃树居多。春天的时候,我曾在两株开花的杏树前停驻好久,一株长在老屋斜对面的本家叔父院墙外,树形不大,也不甚高,花枝却很是很繁密,一嘟噜一嘟噜的杏花开得恣意舒展,似乎要把积蓄了一个冬天的生命力尽情释

放出来。另一株在村子西北角一户人家门前,枝干遒劲,花瓣硕大,白中着些粉色,煞是好看。那日在二爷家,二爷塞给我不少屋后核桃树上打下的核桃,让我尝尝新鲜。我兴冲冲捧回家,敲开外壳,里面的核桃仁白生生的,吃起来很是香脆,一下子将我带回遥远的童年,那些与核桃有关的成长岁月。

游走在街巷里,却总有几丝落寞在心头浮荡着,在日复一日的行走中,愈发挥之不去。我不得不承认,这寻常村巷终究是失却了许多热闹的。从早到晚,村巷里鲜见人影,看不到孩童追逐奔跑的身影,听不见把酒话桑麻的寒暄,不闻鸡鸣犬吠,哞哞叫的耕牛也了无踪迹,偶尔一两只猫狗走过,也多是那种被养作宠物的谄媚,全然没有看家护院的凶悍与霸气。大多人家都只见老人如孺留守,也有几户院门紧锁,门前荒草萋萋,不用说,它们的主人也都去城市的楼宇间讨生活了。

到了夜里,那种寂静便愈发浓郁起来,似乎这是黑夜生长出来的一部分。长长的村巷,像一根被无

限拉长的带子,零星站立的灯柱如同百无聊赖的巨人,雪白的光芒四散开来,越到远处便愈发显得昏暗,隐隐约约,迷离恍惚。刚刚擦黑,整个村庄便如失语的老人般安静,长长的巷子里没有一个人影,灯光从各家的窗户玻璃投射出来,树下草丛里有蚺蚺在鸣唱。隐隐地,有小孩的啼哭声响起,除此之外,便是死一般的寂静,似乎连时间在这里也是静止的。村巷寂然,偶有灯火闪亮,连同忽明忽暗的路灯,指引着脚下的路。在雨夜的清凉与寂静中,它们中的大多数渐渐现了原貌,尤其在老屋门前站定时,那些土墙灰瓦的斑驳,那些回荡在小院的欢声笑语,以及永远消逝了的熟悉面庞,一下子穿越近三十年的风雨呼啸而来,我的眼眶禁不住湿润了。一天天的,在这样的村巷间穿梭着,留恋着,也唏嘘着。不知怎么

的,我却愈发怀念起许多年以前的它,以及那些朴拙而喧闹的,人欢牛哞、鸡犬相闻、热气腾腾而又温暖踏实的日子来。可是,已然失却的,还能够再回来吗?我相信,寂静的村巷,终究还会再次绽放出绚烂的生活之花。

关中乡村流水席

◎惠军明

婚丧嫁娶是人生大事,为感谢乡党帮忙,为招待亲朋好友,乡村人家往往会倾尽全力招待。早年间,主家会摆上一桌又一桌的“流水席”招待乡邻。小时候我们农村孩子经常盼望家长领我们去吃流水席,乡间称之为“坐席”或者“吃席”。

宴席的准备工作提前几天就开始了,主家或者劳客们到处张罗采购。成箱的酒水,新鲜的蔬菜,大块的猪肉,各种调味品等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农家小院。平常日子乡村人家虽然过得紧紧巴巴,但遇到过大事却绝不含糊。

过红白喜事的那天,主人家忙自己的正事,其他的事务都有总管安排调配。厨房里无疑是最忙碌的场所。一大早村里帮厨的妇女们会

自觉到位,在掌勺的指挥下,各司其职,忙里忙外。洗菜刷锅,生火烧水,切菜剁肉,蒸炸煎炒,不大一会儿,农家小院里便烟云缭绕,香气氤氲了。

关中地区“过事”,早上一般吃臊子面,它是中午宴席的开胃餐。大锅大灶把肉汤烧熟,臊子烩进去,盐、味精、辣子、香料一把一把放进去,臊子汤散发着油润的光泽。细长的煮面浇上浓香的臊子汤,色香味俱全。臊子面端出来了,劳客们热情招呼来客趁热吃,一碗还未吃完,又端来一盘殷勤询问谁还需要。关中臊子面筋道耐嚼,汤香肉烂,深受人们喜欢,一般每人都要吃上两个两三碗。由于不是正餐,也没有什么规矩,人们端着面

碗或站或坐,随心所欲,臊子面是随到随吃。不像坐在席面上吃七碟子八碗,你得从头坐到尾。

婚丧嫁娶按照传统民俗按部就班进行着,喜悦和悲伤反复在乡村上演。中午时分,大事过完。主家一阵客套之后,宴席正式开始。挡雨帆布棚早已搭建好,从各家各户借来的板凳桌子依次摆开,人们按照长幼亲疏纷纷落座。酒菜端上了桌,其实大多就是一碗“肉丸烩菜”,一盘馒头,菜馍都不限量,能吃多少吃多少,吃完起身。席棚外等着的人便再次上桌。“坐席”的人太多,桌椅根本不够用,所以只好吃完一拨人再换一拨人。在同一个酒桌上反复落座,宛如流水一般,这就是乡间“流水席”的由来。

铡刀的农耕时光

◎王商君

在关中农村,铡刀是一个寻常的农具,它用来将较长的麦草、谷草或玉米秆、高粱秆铡短,给牲口们提供饲料。

而在传统戏剧中,铡刀却是法律的象征,开封府的龙、虎、狗三种铡刀,用来惩处不同身份的罪犯。在秦腔名剧《铡美案》中,贵为当朝驸马的陈世美,就是

被龙头铡正法。

铡刀由刀床和刀片两部分构成。刀床部分为木质,放在地面上稳重,安装上钢铁质地的锋利刀片,便是农人生产不可或缺的助手。铡刀的诞生应该有些年月了,人们在饲养牲口的过程中,就一定在琢磨制作这么一个东西,帮助他们给牲口提供较为合口的食物。要不怎么会有“寸草铡三刀,无料也上膘”的谚语呢。

铡刀操作看似简单,其实是个技术活,一般人干不了。铡草需要两人配合方可完成,一个人把草揣到铡刀口,另一个人握着刀把奋力下铡,草被铡断时发出有节奏的声音,配合娴熟的,一对儿,声音就

风物志

像音乐般行云流水。搗草的人必须眼疾手快心细,绝不能拖泥带水,否则跟不上铡草人的节奏,是很危险的。这种快节奏的配合,在旁观者眼里胆战心惊,操作者却如闲庭信步,偶尔还会说几句笑话,逗得自己和身边的人哈哈大笑。

田间劳作逢雨雪天气只有歇息。铡草这活儿却不是这样,雨雪天照样能干,在室内找一块不大的空地,就可以支起铡刀开始劳作。其他在家没事的乡亲很多就在那里聚集,谈天说地,摸纸牌,吹牛皮。还有老人,把他罐罐茶的家具也搬到这里,熬起了热茶,说着闲话的乡亲们品着茶,贫瘠的生活就这么过得有滋有味,直到饭时,才纷纷散去。

如今,随着现代农业发展,机械化农具代替了牲口,乡村饲养牲口的已经很少了。在一些养殖场,也用上了电动农具粉碎秸秆。因此,铡刀便淡出了我们的生活。铡刀消失应该算是历史的进步,和其他老物件一样,会让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人,回想起那些逝去的农耕时光……

灯谜擂台

百科灯谜

1. 木工之友(抗战英烈)
2. 慢慢火起来(猕猴桃种类)
3. 弯弓射大雕(三字口语)
4. 夜间反应稍迟钝(农林特产)
5. 尚未就业忙投档(四字口语)

孙全海作

6. 头茶多半是上品(字)
7. 脚后跟上留草迹(字)
8. “曰太华,又曰小华”(时政名词)
9. 一边说着一边采购(酿酒工艺名词)
10. “天上一轮才捧出”(婴儿介绍语)

魏建国作

11. 酸曲献给歌迷(宝鸡小吃)
12. 脱贫之后心不愁(节气)
13. 星期日美好开端(调味品)
14. 孟晚舟回国(月亮别称)
15. 丫头给了一套西装(字)

马爱国作

上期谜底:

1. 中国医生
2. 雨花台
3. 老人与海
4. 陌陌
5. 长三角
6. 面包干
7. 落月
8. 香几
9. 猫冬
10. 小心脏
11. 新冠
12. 张文宏
13. 防控
14. 熊猫血
15. 冯友兰

宝鸡灯谜联系电话:13891771088
(微信同号)
(王商君整理)



(第六十五期)

同题作联

秋收

金穗溢香,吹面轻风拂汗雨;
玉颗盈手,畅怀欢笑满田畴。

(蒲朝阳)

地沃禾香,桑梓园中传笑语;
秋荣众悦,乡亲网上晒新粮。

(赵禄蕙)

垄畔野菊香,瓜果成熟销路畅;
农家人手俏,亲朋互助抢收忙。

(张茜)

种豆得豆,种瓜得瓜,来客便尝当日果;
几分耕耘,几分收获,苍天不负苦心人。

(蒋心洋)

秋雨虽绵,看廊前檐下,金谷红椒呈喜色;
晴天可贵,遍河畔田间,机声笑语醉斜阳。

(冯娟娟)

下期“同题作联”联题:霜降

悬联求对

出句:

寻秋南岭枫燃日

(张伟)

上期“悬联求对”应对结果

出句:

秋淋难阻枝摇曳

(张晓伟)

应对:

夜雨每催酒煮诗

(田斌杰)

月色最宜影醉人

(毛祚辉)

水患每闻雨若风

(杨权宪)

冬雪易催梅绽花

(雷小红)

月冷易结草上霜

(王玉林)

霜降易催叶渐红

(高有望)

霜重又将柿染红

(雒宇翔)

月影常随梦入诗

(杨柳青)

冬雪欣将梅入困

(卢小成)

霜降又催雁掠空

(何具征)

寒露好欲岭变红

(强小林)

霜冷好酒枫染红

(吴岱宝)

风骤催雁叶打门

(刘其会)

山雨每催风满楼

(唐忠理)

霜露催催枫染红

(武列侠)

霜重更催菊放花

(王逸飞)

雨霁更看岭著花

(魏红强)

锦烂多逢野菜霜

(任广民)

冬雪常教梅点头

(王明利)

(王商君整理)

本栏目投稿邮箱:wyzz888@163.com
手机短信/微信投稿:13008488566

宝鸡楹联

(第八十二期)